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805  
14 April 1988

CHINESE

第二八〇五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8年4月14日星期四，上午10点30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u>主席</u> ：祖泽先生	(赞比亚)
<u>成员国</u> ：阿尔及利亚	朱迪先生
阿根廷	德尔佩奇先生
巴西	阿林卡尔先生
中国	俞孟嘉先生
法国	布朗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约克·冯互腾堡伯爵
意大利	布奇先生
日本	加贺美先生
尼泊尔	拉纳先生
塞内加尔	巴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联盟	别洛诺戈夫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	伯奇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奥肯先生
南斯拉夫	佩伊奇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上午10点55分开会。

向离任主席致谢

主席：由于这是安全理事会4月份第一次开会，我首先要向担任1988年3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南斯拉夫常驻联合国代表德拉克斯拉夫·佩伊奇先生阁下所做的工作表示敬意。我相信，我是代表安全理事会全体成员对佩伊奇大使以杰出的外交技巧主持上个月安理会会务表示衷心感谢。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局势

1988年3月29日突尼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9700）

主席：根据在第2804次会议上作出的决定，我请印度、以色列、约旦、科威特、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沙特阿拉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突尼斯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我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喀来可汗先生（印度）、乔菲先生（以色列）、萨拉赫先生（约旦）、阿布·哈桑先生（科威特）、特赖基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希哈比先生（沙特阿拉伯）、马斯里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格赫扎勒先生（突尼斯）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我要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巴基斯坦代表的信，他在信中要求邀请他参加有关安理会本议程项目的讨论。根据惯例，并征得安全理事会的同意，我提议根据《宪章》的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这位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沙赫·纳瓦兹先生（巴基斯坦）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保留的座位上就座。

主席：我要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1988年4月14日行使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代理主席的信，该信全文如下：

“ 谨请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允许我以行使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代理主席的身份参加安全理事会对“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局势”这一项目的审议。”

安全理事会过去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时曾向其他联合国机构的代表发出过邀请。按照过去在这一问题上的惯例，我提议安理会根据其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向行使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代理主席发出邀请。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要提请各位成员注意下列文件：S/19710和S/19769，1988年3月30日和4月13日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和代理主席分别给秘书长的信；S/19723和S/19724，1988年4月4日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S/19748，1988年4月7日阿尔及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理会主席的信；S/19754，1988年4月5日丹麦、芬兰、冰岛、挪威和瑞典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以及S/19758，1988年4月12日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第一位发言者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我请他发言。

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先生，首先我要向你以及安理会那些认为安理会应恢复审议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局势的成员所做的努力表示高度赞赏。我要指出，我们完全相信并高度赞赏你作为经验丰富的外交家和进行谈判与讨论的

能手的素质。你还代表一个与我们保持非常密切关系的国家；贵国人民同我们的人民在争取解放的斗争中经历了同样的磨难。

我还愿向贵国总统阁下表示感谢，他以其智慧经常和多次协助确立和指导了一些已采取的立场。

3月30日，安理会开会审议被占领土的局势；至少有四国外长和一些其他尊贵的代表在会上发言。

我要当即指出，我们对安理会三月份主席、南斯拉夫常驻代表所表现的努力与效率表示钦佩。他不仅证明是指导安理会工作的能手，而且还以能够使安理会对秘书长关于中东局势的信件做出反应一事，使人们毫无疑问地看到，他还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家，始终考虑到联合国的利益和不结盟国家运动的利益。

在3月30日的会议上，部长委员会主席、阿尔及利亚的易卜拉希米先生在安理会指出：

“一百多天来，世界目睹着被占领的巴勒斯坦上掀起了一场英勇的人民起义。巴勒斯坦人民正用象征性的武器——石块进行反击，但是，他们坚定不移的决心和不怕牺牲的精神改变了各国人民的态度，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国土上被完全地剥夺权力和流放已达40年之久。

“安理会的强烈反应并通过三项决议——第605(1987)、607(1988)和608(1988)号决议反映出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犹太复国主义镇压的规模。必须严格地执行这些决议。应该向被占领土上的人民提供最果敢的人道主义保护”。(S/PV.2804, 第6页)

就在安理会进行审议的时候，占领国决定采取另外一种极端形式，加剧对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人民的镇压措施——这些措施促使秘书长于1988年4月12日发表以下声明：

“秘书长严重关切以色列当局昨天把八名巴勒斯坦人驱逐到黎巴嫩南部的

决定。他同样关注另外十二名巴勒斯坦人已收到驱逐出境的命令一事。他指出安全理事会多次重申1949年8月12日的《第四项日内瓦公约》可适用于被以色列占领的领土，并指出1988年1月5日安理会一致通过的第607(1988)号决议要求以色列避免采取这类行为。

“秘书长担忧诸如驱逐出境和其他集体惩罚形式等措施，包括最近拆除贝伊塔村居民房屋的行动，将会加剧本地区已存在的紧张局势。另外，正如秘书长在1月22日给安理会的报告(S/19443)中所述，这些措施违反《第四项日内瓦公约》。他呼吁占领国以色列遵守《公约》规定的义务，取消驱逐出境令。他殷切希望，被驱逐出境的巴勒斯坦人将很快获准返回其家园与亲人团聚。”

今天早晨(1988年4月14日)，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程处总部发表了如下声明：

“自去年12月初以来，救济工程处一直表示关注正在西岸和加沙地带得到使用的那种措施。这种关切与日俱增，因为该处医务人员遇到继续涌来的受到枪伤、殴打和催泪瓦斯袭击的病员，催泪瓦斯在楼寓中使用效果尤为严重。

“本处还为难民所受创伤的长期后果及受重伤的难民的康复费用所担忧。在加沙地带，救济工程处在儿童基金帮助下雇用了16名理疗家，协助进行康复工作。

“数百名难民因吸入瓦斯气体在本处医疗所接受治疗。有几次催泪弹扔进了室内、医务室和学校，由此带来的效果更为严重。本处医生还观察到在正常情况下与一般催泪瓦斯无关的征候，救济工程处正在搜集所用瓦斯的成分，以提供解毒药和治疗方法，特别是要治疗体力最虚弱的人，如孕妇、幼儿和老人。”

因此，安理会无需进一步的证据就能看到，以色列在使用某种普通催泪弹以外显然更为致命的毒气。

来自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报道清楚表明，占领部队接到命令，要毫不手软，冲进村庄驱散示威者们。这种进入，甚至侵犯村庄的政策是为了摧毁我们人民的意志和决心而采取野蛮镇压措施的升级形式。以色列一家英文日报《耶路撒冷邮报》报道说：

“在1988年4月1日周末发生的最严重事件之一中，以色列在加沙城巡逻的部队击毙了用厨刀、切肉刀和铁棍袭击他们的三个人。士兵们是在要逮捕投掷石块的人们时遭袭击的。”

以色列南部军区司令伊扎克·莫尔德柴将军说：

“任何人无论其地位、头衔、年龄和社会状况如何，只要他表现出要反对我们的部队，即占领部队，就必遭逮捕”。“我们认为，”即以以色列认为，“最好是在这种人采取行动前一小时将其逮捕，以防局势恶化。”

这样以捏造的意图作为罪名来逮捕巴勒斯坦平民的方法，我敢在此宣布，这就意味着占领国将不得不拘留所有的巴勒斯坦人——所有的巴勒斯坦人——他们不仅意图反对占领军，而且还以具体的方式表明他们为反对占领的一切方面进行斗争的决心和勇气。

构成特拉维夫政权的执政党之一工党领导人、国防部长拉宾于1988年3月27日说：

“领土上被拘留的巴勒斯坦人现在约有三千至四千人。”

他怎能说得清楚呢？由于逮捕象穷风恶浪一样凶猛，甚至连部长也说不清楚。被拘留者的人数有着百分之33的差距又怎样？被拘留者的人数每分钟都在增长，这对他来说无关紧要。

1988年3月底，以色列国内电台用希伯来语播放了莫尔德柴将军的如下声明：

“领土上的居民必须记住，以色列国防军甚至尚未动用其百分之十的力量和措施……我们将采取包括炸毁房屋在内的一切措施。”

但在同一天，特拉维夫匪帮另一位领导人沙米尔向巴勒斯坦人提出警告说：

“那些想要破坏我们正在建造的堡垒的巴勒斯坦人将在堡垒壁上撞得头破血流……我们对他们说，在我们眼里，他们就象蝗虫一样。”

他对另一家希伯来语报纸《晚报》吹嘘说：

“如果以色列阿拉伯人不放聪明一点的话，日子是不会好过的，他们将受很多苦。我希望，阿拉伯人不会在大地日那一天来检验我们的力量。我们知道，他们中间是有一些明白人的。我是不会后悔的。在我们和他们之间比较力量就象在大象和跳蚤之间比较力量一样。”

这使安理会更明确占领国以色列所采取政策中是如何以种族主义手段来对付我们人民的。我们应仔细想一想，这些政策和作法真的是为了镇压我们人民的英勇反抗，还是一种一惯的政策和作法，想要迫使我们人民离开家园和保证实现一种人口组成？根据这种人口组成，阿拉伯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必须非人化，变成《圣经》中所描述的害虫——蝗虫，或完全被消灭。我们记得，安理会于1980年12月19日惊悉以色列立法机构——议会——公布的一项政策。当时，以色列政府向其走上街头的部队颁布了一项必须予以遵守的命令。以色列议会引述了军政府对驻扎在西岸的以色列部队发布的一项命令，内容如下：

“对你们在外面抓住的任何人，先用棍棒打他头部以外的全身。不要怜悯，打断他的遍身筋骨，无需解释。先打，等你打完之后，你可以解释为什么这样做。如果你抓住一个小孩，命令他的全家都出来。让他们站成一排，在孩子面前揍打其父亲。不要把这种殴打当作特权，这是职责。他们对他办法是冥顽不灵的。逮捕那些只想在外面游荡的人没有任何意义。揍他们，送他们回家。但如果有人自找麻烦、掷石头之类的，先打断他的骨头，

然后将其拉上车，送到军区司令部去。但必须记住这条命令：他一上车就是被捕的人，就再不能打他了。”

这就是以色列头目向其在街上巡逻的士兵们发布的命令，安理会于1980年12月19日已注意到这一命令。这已记录在案。但问题是，这种揭露有何结果呢？什么也没有。恰恰相反，用特拉维夫政府内狈狈为奸的沙米尔和拉宾的话说，占领国更加决心要消灭“蝗虫”。

我们正在回顾往事——应该回顾一下安理会1976年11月11日一致通过的立场和声明——对某些人来说，11月11日意味深长——安理会当时的主席指出，安理会一致同意下列各点：

“(1) 安理会对于以色列继续占领阿拉伯领土所造成的被占领领土内目前严重的局势，表示深切的焦虑和关怀；

“(2) 重申安理会要求以色列政府确保领土内居民的平安、福利和安全，并提供便利，使战争发生以来逃离该区的居民回到故乡；

“(3) 安理会重申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第四项日内瓦公约适用于1967年以来被以色列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因此，再度要求占领国严格遵守该公约各项规定，并避免采取任何违反此种规定的措施。在这方面，对以色列在所占阿拉伯领土改变了人口组成性质或地理性质，特别建立了殖民点等措施，深感痛惜。这些措施在法律上既是无效，并且不得影响谋求建立和平的结果，构成了对和平的障碍；

“(4) 安理会再次认为，以色列所采取的一切立法和行政措施和行动，包括没收土地和土地上的财产以及迁移人口以改变耶路撒冷的法律地位，都是无效的，也不能够改变原来的法律地位；它再度迫切要求以色列废除所有已经采取此种行动，并立即停止采取任何可能改变耶路撒冷地位的行动。关于这一点，安理会痛惜以色列完全不顾安全理事会1967年6月14日第237(1967)号、1968年5月21日第252(1968)



号和1971年9月25日第298(1971)号等决议,以及大会1967年7月4日和14日第2253(ES-V)号和第2254(ES-V)号决议;

“(5)安理会体认到,对圣地、宗教建筑物和场地的任何污渎行为,或者对这种行为的任何鼓励或默许都会严重地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S/PV.1969,第13—14页)

上述各点是1976年11月说的。现在已经是1988年了,从所有各方面加以判断,同样的内容依然适用,只是措词应当更为严厉和强硬。

有一点使我迷惑不解。理事会的文件档案中有一份文件被束之于高阁的深处,即1980年11月25日的第S/14268号文件。这是根据第446(1979)号决议建立的安全理事会审议委员会的报告。这一文件从未在安理会得到公开审议。何以如此,这对我们一直是个谜。我们认为,倘若这一文件得到审议,那么安理会本来就有可能,或者说很有可能已经采取了充分的措施来制止目前的屠杀。为了帮助安理会回忆,我谨从该报告中援引下列各段:

“228. 委员会已一再表示关切移民政策所造成的人口变化,这已广泛地反映在委员会过去的报告中。

“229. 在阿拉伯人口仍然相当多的西岸和加沙地带,人们普遍认为骚扰的政策是要尽量迫使阿拉伯居民离开他们的土地,好让以色列人能够移民。

“232. 委员会认为现在应该要探讨是否可能让联合国在该地区驻派人员,作为确保局势正常化的第一步,并建立一种相宜的气氛使有关各方能够在联合国赞助下根据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进行谈判。在这个范围内应考虑到难民和其他被迫离开家园的人返回的问题。

各理事可以看到,让联合国介入当地的这一想法并非新的东西。安理会曾几次提出这一想法。这一想法在安理会未能得到公开审议,也未就此采取行动。何以如此,这是一个未解之谜。

但是，安理会的这一特别委员会在其报告结论部分表明了对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包括耶路撒冷的局势持续恶化这一看法一致的状况所抱有的深切焦虑，这一状况的表现就是：紧张局势加剧、冲突增多、有可能导致大规模的交战。特别委员会的一些结论如下：

“234. ……委员会要重申其以往的两个报告内的全部结论；特别是下列各点：

“(a) 以色列政府正积极进行它在被占领领土上存心有计划地大规模建立移民点的过程；

“(b) 以色列移民点的建立和阿拉伯人民的流离失所是有连带关系的；

“(c) 以色列为了执行其移民政策，正在采取各种办法——时常是强迫性的办法，有时也比较不露骨的办法——包括控制水资源、掠夺私人财产、毁坏房舍以及放逐人民，而完全不顾基本人权；

“(d) 移民政策使余留的阿拉伯人民日常的经济和社会生活方式产生了有害的大幅度变化；对于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被占领领土的地理和人口特性，也造成重大变化；

“236. ……委员会认为，以色列的移民政策使手无寸铁的人民无缘无故遭受痛苦，是引起进一步不安和暴力的因素。

“239. ……以色列似乎在利用水作为一种经济武器，甚至作为一种政治武器，来推行它的移民点政策。这样一来，阿拉伯人民的经济和农业由于占领当局剥削水资源而受到不良的影响。

“243. 委员会认为，移民点和占领的问题引起和平方面的根本问题。这种问题继续存在得越是，冲突升级的可能性越大。如果错过机会，在该区域内就很难甚至不可能由和睦共处进而达到互相信任和承认。委员会看出大家有明显的一致意见赞成协商解放，相信国际社会应利用这个有利时机促成问题的解决。委员会认为，移民点政策是该地区冲突的主要核心因素之一。

“ 244. ……委员会认为，以色列始终拒绝听从安全理事会对这个问题的反复呼吁，应该受到谴责。

“ 246. 委员会认为，应使以色列认识到其移民政策使被占领领土的局势严重恶化，并要求以色列，作为紧急事项，立即停止在这些领土内设立、建造、扩大和规划移民点。

“ 249. 委员会要重申建议安全理事会采取有效措施，劝说以色列立即停止它在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被占领阿拉伯领土推行各种移民政策。”（ S / 14268 ）

我们不想对安理会失去信心，但我们确实知道，这一报告被束之高阁了。也许有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不喜欢该报告的内容。但是，不过是几天之前，秘书长还根据第 605（1988）号决议向安理会提交了内容十分相似——当然更为严重，但相似——的报告。由于一个常任理事国之所为，安理会又一次受到挫折。在我刚才提及的报告中，秘书长强调指出，根本的问题是占领国的占领、政策和做法，是对指导该占领国的准则，即完全无视《第四项日内瓦公约》的态度所造成的直接和必然的结果。其中一个方面就是禁止占领国将平民居民移往被占领领土。以色列不仅允许这种移居，而且还资助和保护建立定居点的做法，并还武装和训练殖民性的定居者。这同样是靠着华盛顿提供的资金。这些殖民性的定居者对已取得的成就得意忘形，其中一位表示：“我们出去野餐，以便向那些阿拉伯人表明控制着这一领土的究竟是谁。”

挑起冲突只是因为傲慢、还是这种傲慢伴随着恶毒的犯罪意图？定居者还说：“如果这只是一场和平对抗，让它成为流血对抗”。

在座的各位都知道成为头条新闻的故事：一颗子弹击中并杀死一群正在野餐的定居者中的一个女孩——定居者们的确举行野餐。这颗子弹来自一个守卫的枪口，他是一个拿着美国制造和捐赠的 M—16 步枪的平民。这一下马上闹翻了天。但这不仅限于定居者；以色列军队立即负起责任。它做了些什么呢？它只不过到

邻近的村庄中去炸毁那里的房屋并开始把一些巴勒斯坦人集体赶走，正如已经向安理会报告的那样，其中一些人来自那个小村庄贝伊塔。我确信地图上找不到那个村庄的名字，因为它是这样小的一个村庄。但定居者到这里来举行野餐，向村民挑衅、偷他们的水、开枪并打死他们中的一个，然后责怪别人，又说：“咳，这也许是个错误。”

不，这种托词是不能接受的。以色列军队支持这一托词；占领国对这一罪行负全部责任；我认为安理会应当强调这是占领国以色列的责任。不能有任何抗辩；否则我们应想到这样一个人，他在法官面前说：“阁下，诚然我杀死了我父亲，但请怜悯我，因为我现在是个孤儿了”。这不是安理会处理问题的方式。安理会有责任谴责以色列参加，如果不是策划，这些导致驱逐人民和破坏村庄的罪行。我希望在此重申秘书长4月12日发表声明是非常必要的。

但正如大家一样，我们巴勒斯坦人不会忘记。所有这一切几乎和1948年一样发生在同时，同一天。在1948年4月9日，刽子手在贝京之流的命令下进入和平村庄德尔亚辛，杀死250多个非武装的平民，开始了一场恫吓运动，这在很大程度上被证明是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和巴勒斯坦人民被驱散的起始。

但让我重申，巴勒斯坦人民现在决心，不仅要在自己家中坚持下去，毫不动摇，而且那些在1948年被赶出去的人也决心坚持他们返回自己的家园和收回财产的权利。

怎么办呢？我们相信安理会——在没有受到一个常任理事国的阻挠时——拥有足够的权力确保对其决定的尊重，其成员作为个别国家和集体都有责任确保对《日内瓦公约》条款的尊重。

安理会在履行其职责时所采取的行动必须规定结束以色列的政策与做法，如驱逐出境、破坏个人与集体的财物、包括房屋、村庄和城镇。安理会也应当穷根究源、解决根本的问题：必需结束以色列占领和创造条件使巴勒斯坦人民能够自由行使其不可剥夺的权利，首先是在其自己的家园——巴勒斯坦行使自决的权利。安

理会应当支持秘书长努力完成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国际和平会议的任务，这次会议的指导原则和参加者都已经确定。安理会不能也不应当允许以色列每天犯下集体驱逐出境和逐步消灭巴勒斯坦人民的罪行。安理会不应当让我们对其效力和来到安理会寻求人道和政治援助、正义与和平的必要性失去信心。

主席：我感谢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对我和我国说的客气话。

拉纳先生（尼泊尔）：主席先生，我愿热烈祝贺你担任安理会4月份的主席。我国代表团高度尊敬你的许多个人品质和你的业务能力。我们特别高兴地看到赞比亚这样一位杰出的代表——贵国与尼泊尔有着非常密切的合作关系——在我们工作的这个重要阶段主持安理会。

我也愿借此机会正式向南斯拉夫代表表示我们的深切赞赏，他非常出色地指导了安理会3月份繁忙的工作。

当我们在3月30日开会审议被占领土局势时，我们有幸听取了阿尔及利亚外长和阿拉伯部长级代表团其它成员的发言。他们不仅雄辩地阐述了国际社会对悲剧性事态发展的关切，而且也从适当的角度来看待这些事件。安理会决定继续审查这一局势，并希望以色列最终会认识到国际一致意见。但是，事态却相反。以色列诉诸更严厉和更俱压迫性的措施来对付目前进入第5个月的人民起义。有系统地破坏生命和财产和大规模的监禁使人根本无法企图以维护法律和秩序的需要为这种行动辩护。

采取这些镇压措施似乎还不够，以色列现在又重新开始驱逐巴勒斯坦人，完全蔑视安全理事会第607(1988)和608(1988)号决议，赤裸裸地践踏1949年的《第四项日内瓦公约》。安理会不得不强烈谴责以色列公然蔑视安理会决议，拒不接受《公约》条款在法律上适用于加沙和西岸的行为。

以色列自1967年以来一直占领西岸和加沙，这本身就足以引起群众性的动乱。以色列保安部队所采取的镇压性措施又进一步火上加油。因此，安理会同前的首项任务是制止当地的暴力循环。我们认为，这样有助于造成一种有利于寻求通过谈判解决中东问题的气氛。

尼泊尔一贯支持，并准备继续支持旨在促进那一长期紧张和动乱地区的和平事业与和平条件的任何倡议。因此，我们失望地看到，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先生最近的努力未能取得必要的突破。以色列继续对所有的国际倡议采取不妥协的态度。这样继续冥顽不化的态度不会有助于中东的和平大业。相反，只会延长暴力，一句话，进一步加剧人们的苦难。这场悲剧持续越长，巴勒斯坦人——以及以色列人——的痛苦也就越长。

安全理事会已经多次提出结束这场漫长悲剧的具体建议。尼泊尔支持这些努力，因为它们与我国实现中东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的观点是一致的。我们仍然认为，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和338(1973)号决议及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其他有关决议，为谈判解决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基础。

我国代表团要正式表示，我们赞赏秘书长为促进和平而不懈地努力。秘书长已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只有通过一项既满足巴勒斯坦人民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愿望，又落实以色列本国人民确保安全与福利的努力的政治解决，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东问题。由联合国主持召开一次国际会议，让所有有关各方参加，是开始满足双方要求的进程的适当场所。就我国而言，我们将尽力促进中东和平的事业。

主席：我感谢尼泊尔代表对我讲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行使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代理主席奥斯卡·奥拉马斯·奥利瓦先生阁下。安理会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向他发出了邀请。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和发言。

奥拉马斯·奥利瓦先生（古巴），行使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代理主席：主席先生，我首先感谢你邀请我以行使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代理主席的身份，在安全理事会继续审议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严重局势这一问题的会议上发言。我还要祝贺你担任安理会四月份的主席，并表示，我们对你指导我们处理这一难题并已为实践所充分证明的外交能力充满信心。我也要向南斯拉夫社

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常驻代表表示我们热烈的感谢与祝贺，他完美无误地完成了三月份安理会主席的工作。

今天这次会议是安全理事会今年以来第5次、去年12月以来第6次开会审议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继续恶化的局势。这表明，国际社会深切关注以色列在该地区推行的政策与行为，这些政策与行为已经受到各国普遍的谴责。安全理事会在去年十二月以来所通过的几项决议中一致重申，1949年8月12日《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适用于以色列自1967年占领的巴勒斯坦和其他的阿拉伯领土，包括耶路撒冷。安理会要求以色列作为占领国立即、严格地遵守《公约》，从今后停止它违反《公约》、给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民造成伤亡的政策与行为。安理会还要求以色列取消驱逐巴勒斯坦平民的命令，保证已被驱逐的人能够立即、安全地返回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并立即停止再把任何其他巴勒斯坦平民驱逐出被占领领土。

尽管通过了这些决议，尽管整个国际社会对以色列发出了强烈的呼吁，以色列当局依然继续并强化他们针对整个巴勒斯坦人民的镇压政策，想用军事手段扑灭他们的反抗。

我们委员会在给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一系列信件以及在安理会的一次又一次的发言中表示我们日益关注以色列占领国镇压措施的升级。巴勒斯坦人奋起反抗的几个月来，被以色列军队开枪打死的巴勒斯坦人的数目至少已上升到138，其中包括妇女与儿童。还有其他许多人由于被拷打和吸入催泪性毒气而身亡，有几百人受伤。

以色列当局加紧采取各种集体惩罚措施，包括大规模逮捕、拷打、中断食品和燃料供应、延长宵禁、切断国际电话线路、严厉的旅行限制、摧毁住宅、铲除树木，并进行经济和财政制裁。在广大的地区内，新闻媒介的活动也受到限制，其目的在于不让国际舆论和以色列人民看到被占领领土上人权受到侵犯的情况。

三天前，以色列当局把8名巴勒斯坦领导人驱逐出境到黎巴嫩南部，根本无视安全理事会一月份通过的第607(1988)号和第608(1988)号决议。此外，还命令驱逐另外12人出境，其中有6人是来自贝伊塔村的，以色列军队在那里采取了广泛的集体惩罚措施，要为最近死亡的一名年轻的以色列女孩复仇，尽管根据最初的报道，以色列军方本身已承认她是她的保镖，而不是巴勒斯坦人意外打死的。根据最近的报道，以色列当局宣布它们将继续采取驱逐出境的措施作为威慑的手段，而且它们也将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来镇压反抗。

鉴于这些严重的事态发展，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希望再次正式表明我们谴责占领国采取的这些违反《第四项日内瓦公约》、违反各项有关人权的国际文书以及联合国有关决议的政策和措施。以色列加紧采取镇压措施，这就给国际上为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解决中东问题而作出的努力造成了新的障碍，而解决中东问题则是我们委员会和整个联合国的主要目标。目前的局势如此严重，有关各方必须尽一切办法来确保处在占领之下的巴勒斯坦平民获得安全和受到保护；我们也必须进一步作出共同的努力来保证根据大会第38/58 C号决议召开一次中东问题国际和平会议。我们希望重申，召开一次这样的会议是解决这一长期问题的最实际可行的建议，也是人们能够广泛接受的建议。我们敦促安理会为此采取措施，否则为时就太晚了。

我代表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呼吁秘书长执行他在今年1月21日发表的报告(S/19443)中提出的各项建议，以便为被占领领土上长期遭受苦难的巴勒斯坦人民提供必要的人道主义援助。

主席：我感谢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代理主席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佩伊奇先生(南斯拉夫)：主席先生，首先我要表示我国代表团非常满意地看到你主持四月份安理会工作。我们两国——赞比亚和南斯拉夫——在双边交往以及在不结盟运动的密切合作中维持着最紧密的关系。我们南斯拉夫十分敬重和尊



重贵国在国际事务和促进我们寻求自由、独立、和平与正义的目标的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当然，我也了解几年来你在安理会和联合国工作中突出表现出来的卓越的外交和政治才干。我们相信，在你的领导下，安理会将圆满地完成任务。

我也要感谢所有那些对我担任三月份安理会主席说了客气话的代表。

四个多月来，被占领领土上巴勒斯坦人民的反抗及其勇敢抵抗占领当局残暴措施和行径的行动引起人们注意，并得到国际社会的最广泛的同情和支持。

在3月30日安全理事会的辩论中，以阿尔及利亚外长为首的阿拉伯联盟部长级代表团的成员在各自的发言中最清楚地描述了目前局势的严重性和复杂性。

不幸的是，自那以来局势又进一步恶化了。我们亲眼看到了更严厉的镇压措施。除了每天在西岸和加沙杀害巴勒斯坦人之外，以色列占领当局还开始炸毁巴勒斯坦人的家庭住宅，并不顾安全理事会在今年初通过的第607(1988)号和第608(1988)号决议的谴责，再次驱逐巴勒斯坦人出境。全世界每天都可以看到占领当局的这种残暴行径，这使国际社会感到震惊和愤慨。

由于以色列有计划地坚持否认和继续侵犯巴勒斯坦人民的基本人权及其自由和独立地决定自己命运的愿望，西岸和加沙出现了紧张局势，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了最严重的威胁，因此，安全理事会有义务作出坚定的反应，并就这些事态发展表明自己的立场。

以色列以各种最残忍的方法和方式对巴勒斯坦居民的骚乱和示威进行徒劳的镇压，巴勒斯坦居民的行动表明巴勒斯坦人再也不能容忍外国占领和统治的共同愿望，因此，安全理事会不仅应当审议这个问题，而且也要作为其首要的关切问题，直到最后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地解决中东危机及其核心巴勒斯坦问题。

巴勒斯坦人的强烈反抗最终打破了二十年来一直存在的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使占领合法化而且可以依靠军事实力和扩张政策来保证自己的安全的幻想。

在这种意义上说，封锁巴勒斯坦人居住的地区和禁止新闻媒介使其不能报道事件的真相，这再次证明占领当局镇压巴勒斯坦人民的抵抗的企图是徒劳的。然而，使我们感到关切的是，尽管受到最广泛的批评和谴责，包括来自其最亲密的朋友和盟友的批评和谴责，以色列仍然坚持以武力和镇压来压制巴勒斯坦儿童和青年在一场与以色列占领当局进行的力量悬殊的斗争中实现他们的合法的目标和要求的坚定意愿。任何措施，包括殴打、驱逐、恐吓、侮辱、对被拘留者施加酷刑、以及使人联想起不远的过去最黑暗时期所发生的事件——也就是占领当局极其粗暴地冒犯人类尊严的无数其他野蛮和非人道行径，都不能使决心自由地、独立地决定自己命运的人民泄气，这一点已一再得到证实。

因此，我们不得不再次表示惊讶和沮丧的是，其人民在近代史上遭受极端痛苦的国家领导人竟然主张对为争取自由、人类尊严、保持其民族特性及其自己的家园而斗争的人民采取野蛮的手段和措施。

因此，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有责任对这种事态作出最坚决的反应，并采取果断措施，以便迅速消除它。我们还认为，作为缓和局势应予采取的措施和步骤的一部分，也有必要紧迫地、毫不拖延地执行和尊重安全理事会第605(1987)、第607(1988)和第608(1988)号决议，除其他事项外，这些决议要求以色列在被占领领土充分尊重和执行《有关战时保护平民的第四项日内瓦公约》，并停止驱逐措施。

以色列现在必须明白，只要它继续占领外国领土，在该地区的任何国家包括以色列就不会，也不能有和平与安全，这种局势的继续将是危险的紧张的根源、并且对以色列本身和整个地区来说，将是新的动乱和永久的不稳定的根源。

我们还要在此重复说，继续拒绝和推迟根据巴勒斯坦人民的真正愿望以及以色列的合法利益寻求公正、持久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方法的进程也将给以色列及其地位造成无法预计的损害。我们确信，起码在以色列的某些政治圈子中有人已经认识到占领是站不住脚的，这些人将从这一认识中得出适当的结论。

秘书长最近举行的磋商表明，安全理事会一致认为被占领领土上的事态发展要求紧迫地谋求政治解决这个问题。南斯拉夫以及联合国大多数会员国认为，这意味着以色列必须从它自1967年占领的所有阿拉伯和巴勒斯坦领土撤走，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导下，实现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自决和建立自己的家园的权利，以及尊重该地区所有国家包括以色列在国际承认的边界内和平、安全和生存的权利。

被占领领土上的戏剧性事态发展是一个警告信号，即迅速着手紧迫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是我们的共同义务，因为认为巴勒斯坦问题可以不断地推到中东事件的外线是一种幻想。

我们坚信，在联合国主持下迅速召开一次由包括巴解组织在内的所有直接有关方面平等参加的国际会议是实现中东危机和巴勒斯坦问题解决的最现实和可接受的方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支持所有可以导致开始认真和实质性磋商的建设性努力，以期找到实现重大突破并朝着和平进程方向前进的最广泛接受的基础。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完全支持秘书长根据大会第42/66D号决议所作的努力。

南斯拉夫将一如既往、继续不遗余力地实现这一目标。在这个重要时刻，这是我们对巴勒斯坦人民尚未实现的愿望和权利以及对世界那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所负的共同的历史义务和债务。因此，我们认为，这场辩论将有助于加倍努力实现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因为每一次拖延都充满着危险，充满着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潜在的、无法预计的后果。

主席：我感谢南斯拉夫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下一位发言的是突尼斯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格扎勒先生（突尼斯）：首先，我谨代表突尼斯代表团热烈祝贺你担任本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我们深信，由于你的个人技巧和能力，以及兄弟国家赞比亚众望之归（贵国是非洲统一组织现任主席，并同时坚定不移地面对着种族主义和侵略堡垒南非比勒陀利亚政权的国家），你将能够充分履行主席职责。

还请允许我向你的前任、南斯拉夫常驻联合国代表佩伊奇大使阁下致以敬意，他在上个月主持安理会工作期间显示出他的深谋远虑，学问和技巧。

近几个月来，安理会几次开会，审议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局势，因为那里的局势由于犹太复国主义占领军对被占领领土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民，尤其是自去年12月9日光荣的巴勒斯坦人民起义开始以来进行的严厉镇压措施而发生严重恶化。安理会已经就这一危急局势通过了第606(1987)、第607(1988)和第608(1988)号决议，谴责了以色列占领军的镇压性做法，要求以色列当局尊重《有关战时保护平民的第四项日内瓦公约》，并指出了公正解决阿以冲突的必要性。

秘书长根据第605(1987)号决议，于1988年1月21日向安理会提交了一份报告，概括提出了保证使被占领土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受到保护的措施；他强调考虑到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权利(包括自决权)的全面、公正和持久的解决办法，是实现该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唯一途径。

但随后，安理会由于行使否决权的阻挠，无法采取必要的行动解决被占领土目前的局势并履行安理会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安全责任。

与此同时，以色列占领当局坚持花样翻新地镇压和蹂躏被占领土上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民，到处以恐怖主义和侵略的行动对付巴勒斯坦人。

因此，人们再也不能无视以色列在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的行为。无人能够否认这一点，特别是国际新闻媒介已揭露出以色列的本质是野蛮地否认人的价值及国际法准则。以色列已被揭露无遗，暴露出它是一个扩张主义和殖民主义实体，对一个生活于自己领土上的手无寸铁的人民犯下了侵略行为。

以色列矜持地吹虚民主，而实际上它与其盟邦比勒陀利亚政权之间毫无区别。民主毕竟意味着道德、平等和正义。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宣称的民主专属于占领者集团，他们这样宣称是为了巩固其罪恶倾向，而受害者却没有任何权利。

很多受害者在犹太定居者和战领部队的枪弹下倒下，一些人被活埋，骨头被打

断，清真寺和教堂遭到亵渎，房屋被拆除，反对——哪怕只在口头上反对——占领的人被驱逐出境，这些都是以色列及其在被占领土上的占领部队犯下的罪行。这些都在国际新闻媒介的报纸和广播中得到证实。众所周知，这并非是孤立或偶然发生的事件，而是以色列统治者在官方声明中宣布的公开的官方政策。

这种镇压和残酷行为的受害者究竟犯了什么罪？他们对占领已忍无可忍，因此而奋起反抗压迫，要求自由与体面地在自己领土上生活的权利，只是用权利和大卫扔向歌利亚的石块武装自己。

人们已听够了关于维持法律与秩序的借口。我们不知道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有谁邀请以色列到那里维持法律和秩序。

该地区各国和各国人民的安全会怎么样？谁对该地区及其人民的安全构成了威胁？是坚持其权利和尊严的人，还是霸占了该地区各国和各国人民领土的以色列？以色列建立了一个没有受到承认的固定边界的国家。

这一切以及占领当局犯下的镇压行径都违背了一切文明的行为准则：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的平民被切断了食品供应；并且被剥夺了医药品，药店也被关闭；他们还被切断了燃料供应，水源也被切断。数千人被关押，学校变成了监狱；除此之外，部分被占领土遭到封锁，除占领部队和犹太定居者外，无人胆敢贸然外出。这一切一直发生在占领部队实行新闻封锁的情况下。以色列就是这样紧紧追随南非的榜样：不准电视、广播和报纸向我们报道占领者在那里正在犯下的罪行。

最近几天，我们听到令人震惊的消息，即由于被占领的巴勒斯坦贝伊塔村附近的定居者中的一名女孩被杀，被占领土上的平民因此遭到镇压和非人对待。以色列大吵大闹，其部队开始了一场对贝伊塔赤手空拳的无辜村民实行恐怖与屠杀的行动。以色列政府命令拆除居民房屋，并把一些村民驱逐出家园。以色列采取这种行动时——后来证实——是知道村民是无辜的，他们并未杀害那个女孩。后来证明，这个女孩是被一名护送一群儿童的犹太定居者开枪打死的。

以色列总理和军事当局非常清楚这一事实；但他却叫嚷要向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报仇，说上帝将会为这名女孩讨还血债。然而，我要在此指出，公正的真主将会为被压迫的巴勒斯坦人报仇雪恨。

另一方面，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数以百计的手无寸铁的阿拉伯年轻人被杀害。还有数以千计的人受伤和被拘捕，几十人被驱逐出境；家园和村庄被摧毁；对所有这些罪行都没有被人注意，好象这些人民不属于人类似的。他们的尊严未受尊重，他们所受的待遇就象他们有异于其他人民，没有任何权利或愿望似的。事实上，以色列总理认为，这些巴勒斯坦人是“蝗虫”，在另一个场合他拿以色列做对比，将巴勒斯坦人描述成同大象打架的跳蚤。其国防部长谈论什么两种意志间的斗争；他向巴勒斯坦人强调说，他将取得胜利；这就好象他在准备参加一场体育竞赛，而事实上，他是在把压迫、镇压和野蛮行径强加在手无寸铁的人民身上。

鉴于上述，我们说以色列犯下侵略、压迫和非人道的行径，难道这是对以色列不公正的指责吗？我们说以色列统治者是种族主义分子和罪犯，难道有什么不公正吗？在经历了所有这一切之后，傲慢、偏见和压迫的受害者们利用安理会，为了寻求正义和保证对他们的保护而要求召开会议，这有什么奇怪的呢？

奇怪的倒是以色列在世界上的独特地位。以色列犯下所有上述罪行，大胆反对他们的人却不多，更不用说将这些罪行归罪于以色列了；但以色列有施加压力的影响，能够犯下最恶劣的罪行而保证没有人前来过问。以色列肆意入侵袭击，而其它人急忙寻找借口，不是将以色列，而是将其受害者称为恐怖主义分子。以色列制造许多核炸弹，那些要求非核化的人们却无人出来抗议；而当别人为了保卫自己的领土和边疆而获得常规武器时，当别人甚至为了和平目的想要获得和发展技术时，以色列就可以摧毁那些和平设施，而不受到任何的责备。

然而，巴勒斯坦人民的起义和被占领领土上掷石块的人们揭露以色列的真正本质。野蛮行径无论其范围和程度如何都不会挫折巴勒斯坦人民完全恢复其民族权利的意志。巴勒斯坦人民已重新获得其尊严；他们排除了恐惧，以必胜的决心取而代之。

被占领领土局势的严重恶化使得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安理会必须充分履行其职责，采取足够的措施，以便确保被占领领土上巴勒斯坦人民的安全得到保障，让他们有希望能够使包括自决权和在自己土地上建立独立国家权利在内的合法权利最终获得承认，以便结束占领军的行径和保证尊重《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第四日内瓦公约》。

被占领阿拉伯领土上的悲剧性事件强烈表明，迫切需要全面、公正和持久解决阿以冲突，特别是解决巴勒斯坦人民问题。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表示了坚定的决心，要促进在国际法基础上解决冲突；安全理事会和大会通过的决议，特别是1982年非斯计划中都对此作了规定。

1987年11月举行的安曼首脑会议重申了这一决心；该次会议支持召开在联合国主持下，包括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在内的所有有关各方平等参加的国际和平会议。

在目前情况下，我们认为，安理会有义务执行其第605(1987)、607(1988)和608(1988)号各项决议，并执行载于其1988年1月21日报告中的秘书长建议；秘书长在报告中呼吁国际社会通过安全理事会为举行国际和平会议而采取紧急行动。

主席：我感谢突尼斯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科威特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阿布哈桑先生(科威特)：主席先生，我们非常高兴看到你主持本月份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我们相信，由于您明智的领导、众所周知的外交经验和专业能力，安理会将获最佳结果。我们特别感到高兴的是，您所代表的国家——赞比亚——对科威特是友好的。

我们还要感谢和赞赏您的前任南斯拉夫常驻代表；他在充满最为重要国际问题的月份里，干练地主持了安理会的工作。

巴勒斯坦人民的起义已持续近四个月，殉难者已超过150人。每天还有更多的烈士不断倒下。起义中出现的这些引人触目的巨大牺牲表明，在经历了二十多年占领之后，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已成为一种既无法否认、也不能称之为恐怖主义的抵抗运动。正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发生的事情反映出一个新的和严重的因素。这一起义并非仅是暴乱；而是巴勒斯坦人民为恢复自己被剥夺的人权而作出的新的人类努力。以色列、特别是利库德集团认为现状是最好的状况，而这一起义摧毁了这种政策和关于现状的神话，摧毁了二十年来以色列缺乏远见的占领，二十年来的占领经营现在西岸、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的街道上已成为废墟。以色列的占领依然把一百五十万巴勒斯坦人压得喘不过气来，一方面将他们作为廉价劳力的来源，同时又剥夺他们的基本人权，而这些人权是得到所有有关的国际法、文书和准则，特别是《1949年第四项日内瓦公约》所保障的。但是，自豪的巴勒斯坦人民终于奋起，以坚定的方式表明自己的失望、怨恨和政治意愿，甚至使以色列人及其领导人也大吃一惊。巴勒斯坦人民已向全世界表明自己反对令人痛恨的占领政策。这次起义在以色列社会中引起了深刻的变化，造成了一种新的和不可逆转的局势，并且给以色列上了一堂大课，说明它的力量是有限的。

事实上，尽管它有力量，但以色列军队依然无法镇压起义，无法摧毁奋起反抗的巴勒斯坦人民的意志。居住在东耶路撒冷及其近郊这些1967年以前即被占领的地区的巴勒斯坦人加入了这次起义，这就甚至打破了耶路撒冷团结一致的神话。尽管占领当局采取了严厉的措施，例如关闭了东耶路撒冷的所有学校。但在东耶路撒冷出现的罢市活动要比在西岸和加沙出现的其它类似的活动持续得长久，这也清楚地证明了以上的事实。这次起义已改变了以色列是一个国家的概念，甚至改变了以色列的历史感。本来可以在多年之后才提出的问题现已成为当务之急，迫使目前的局势做出回答。造成这一急剧变化的是“掷石英雄们”，他们已向世人表明，他们的正义事业和斗争将永远不会因世人将他们长久地忘却而暗淡无光。

在关于巴勒斯坦人民的这次起义及其英雄所说的最真实的话中包括了科威特国爱米尔陛下星期六在于科威特举行的第五次伊斯兰首脑会议办事处会议开幕式上所



说的话。他说：

“他们是新的一代；他们是在良土上盛开的新的生命之花，是心中有信念，脑中有计划，手里有自己家园的石块的一代人。巴勒斯坦问题是一种持续的责任。这是一个用两个肺呼吸的生物：一方面是国内的抵抗运动，另一方面是外来的支持。国内的抵抗正以最佳的方法履行自己的义务。外来的支持则依然是对意图是否真诚、是真正以行动还是以言词支持的考验。这次起义是真理的呼声，摧毁了以色列实体试图在这个问题上强加的沉默之墙。我们必须保护这一真理，使其免受政治风暴之害，免受公开和秘密的阴谋活动之害。我们必须确保在这场敌人的凶狠与暴烈日益加剧的、并非势均力敌的战斗不再拖延下去。这次起义明确地表明了巴勒斯坦人民恢复自己不可剥夺权利的决心，其中包括自决权和在自己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下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在已逐渐失去耐心、各种承诺的虚假性已昭然若揭之后，这片神圣的土地爆发出了怒火。因此，巴勒斯坦已成为各大国对人权是否支持的试金石。”

虽然如此，以色列及其一些同情者继续梦想用武力和镇压平息起义。事实上，自起义爆发伊始，以色列就采用了各种镇压和集体惩罚的手段平息起义，但它却永远无法得逞。这次起义现已开始进入第五个月，殉难者人数继续增加。这就表明不管以色列采用何种镇压手段，不论是把人活埋、夷平房屋、弄断手无寸铁的儿童、妇女和青年的胳膊和长腿，还是使用催泪弹，甚至死亡也无法阻止巴勒斯坦人继续自己的革命。加沙和西岸的医院里住满了骨折的巴勒斯坦人，从中人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巴勒斯坦人的决心。

令人痛苦的自相矛盾的现象之一是当一个以色列少女被一个犹太定居者杀害时，立即遭殃的却是正在斗争的巴勒斯坦人民。这再次证明了以色列占领当局及其镇压措施和集体惩罚政策何等严厉，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征服巴勒斯坦人民，压制他们的呼声。在该以色列少女被杀之后，以色列军队马上在该村里摧毁了六幢巴勒斯坦人的房屋。在以色列军队的调查证明村民没有杀死该名以色列少女之后，以色列

列军队依然摧毁了另外八幢巴勒斯坦人的房屋，随后并将八名巴勒斯坦人递解到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以外的地区。在被占领领土上还有许多其他巴勒斯坦人等待着同样的命运。在该以色列少女被害之后采取的这些集体惩罚措施反映了以色列人对被占领领土上的阿拉伯人是何等仇视。犹太定居者及以色列的领导人，特别是沙米尔总理和以色列司法部长德鲁克曼教长和其他人均利用该少女被杀一事煽动对当地阿拉伯人的仇视和复仇情绪。

沙龙和以色列司法部长都呼吁对居民采取惩罚措施，必要时把他们的村庄从地图上抹掉。从沙龙、沙米尔或他们一类的其他人那儿来的东西在以色列历史上并不是新的。根据美国教友服务委员会，以色列从1967年以来把至少1,156个巴勒斯坦人驱逐出他们的家园。我们从沙米尔那里还能指望别的东西吗？这个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的总理几周前宣布巴勒斯坦人民将象蝗虫一样被碾死。

以色列一直拒绝把它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比较。但它每天都重申了这一比较的有效性。以色列象南非一样对其这次在被占领土中的做法实行新闻封锁。尽管以色列的朋友和同情者谴责南非非人道的做法，在有关屠杀160多个和打伤数千个非武装的巴勒斯坦平民方面和以色列军队野蛮对待几百个巴勒斯坦人的问题上，以色列却没有效法。犹太人社区反复告诉我们世界大多数人的沉默和冷漠助长了希特勒可怕的压迫。他们自己现在的沉默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赞同或冷漠，还是意味着窘困？

以色列及其同情者声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恐怖之后，以色列从一开始就在世界人权领域里有着崇高的使命。很久以前担任以色列第一任总理的本·古里安就曾说过：

“以色列将是一个民主国家。没有民主制度和不按照人道和自由的公正价值，它绝对无法生存。”

我们是否应当相信这话？我们怎能信服被占领土现在发生的事和以色列创始以来发生的事不与他们声称作为以色列基础的这些崇高人类价值截然相反？

科威特相信，以色列及其同情者早就应当认识到，他们不能再无视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这些权利载于国际法和联合国决议之中，特别是有关作为唯一可能和得到国际接受的解决方法的国际会议的决议，以及确保巴勒斯坦人民获得返回自己的家园和在他们的独立国家内的实行自决和民族主权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以色列必须认识到，中东和平取决于巴勒斯坦人民问题的解决。除非巴勒斯坦人民和他们唯一合法的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从中起作用，否则就无法实现这样的解决。

以色列及其朋友必须认识到，通向有利于这样一种和平解决的政治会谈的唯一道路是承认巴解组织的合法性并与它谈判，因为它是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的代表。任何其它途径必将失败。在国际上和阿拉伯方面唯一能够接受的途径是召开由所有有关各方，包括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的代表巴解组织，和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在平等基础上参加的有关的国际会议。

科威特认为，巴勒斯坦人民的起义已经造成了新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局面，因此安全理事会有责任采取必要的措施，确保以色列占领下的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得到保护。以色列作为占领国遵守《第四项日内瓦公约》是直接的中心问题，以色列必须承认这是实现全面和平道路上的第一个基本步骤，因为占领构成了我们区域和平道路上的主要障碍。

主席：我感谢科威特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以色列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乔菲先生（以色列）：主席先生，我愿代表我国代表团祝贺你担任安理会本月份的主席。

尽管我们两国没有正式关系，让我们希望，为了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共同利益，我们的关系在不久的将来将恢复到与过去一样。

安全理事会被授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应该处理危害国际和平的真正问题。

在海湾的长期冲突中大量使用化学武器和对数千个无辜市民使用毒气，以及声名狼藉的“城市战争”中最近不分青红皂白的导弹袭击使得数百人被埋在废墟之下，这些都是悲惨局势继续恶化的迹象。

恐怖主义的残酷阴影继续抬起它丑陋的脑袋，蓄意和有系统地谋杀无辜平民。

我们都目睹了当我们在此开会时正在上演的最近的悲剧。在劫持一架科威特客机时，两个科威特人被以最野蛮的方式谋杀。罪犯甚至没有对尸体表示最基本的人道主义尊重。

今天上午安理会再次对阿拉伯要求让步，单凭一时的兴致而召开会议，而不是真正为了追求和平，把它的时间和资源浪费在重复反对以色列的种种陈词滥调上。

我国政府定出了两个目标：第一，恢复朱迪亚、萨马里亚和加沙地带的安宁；第二，政治解决这些领土的最终地位。

但有一点必须绝对搞清楚：和平政治谈判不能在莫洛托夫鸡尾酒、恶毒的刺杀和扔石块面前，或任何暴力威胁下进行。

任何处于同样情况下的政府将会并应当运用根据国际法而应有的权力：有秩序地管理其控制下的领土，确保所有居民及其军队的安全的权力。这是任何政府，军事政府或文官政府的第一项首要责任，不管这涉及主权领土、有争议领土或是被占领领土。

《第四项日内瓦公约》在这一问题上写得很清楚。《公约》有关段落指出：

“占领国得使占领地居民服从……为维护该地有秩序之统治，与保证占领国、占领军、与行政机关之人员及财产……之安全所必要之规定”。

我们在恢复安定与秩序的工作中，破获了一个专门煽动和组织暴乱和暴力的专业网组织。所有被捕的嫌疑犯都享有正当法律程序的权利，包括一直上诉到以色列最高法院的权利，并有恰当的律师辩护。如果发现了他们有罪的证据，就把他们提交审判。如果找不到证据，就释放。

在少数涉及确实证明多次为恐怖主义组织从事暴力煽动与颠覆活动或恐怖活动的惯犯案中，以色列决定采取递解的办法，作为有利于恢复平静的措施之一。有人会说，这样做违反国际法。是吗？1907年的《海牙公约》第63条指出，政府当局：

“应根据其权利采取一切措施，恢复和尽可能地保证公共秩序与安全，同时尊重该国所施行的法律，除非完全无法这样做。”

这就是我国行动的依据。我们执行当地法律。

英国委任统治制定了现代的第一批法律，在本世纪就实施了。大不列颠于1945年制定的“紧急防务条例”就允许驱逐。约旦哈希姆王国占领朱迪亚和萨马利亚19年，不仅保留了这条规定，并多次具体运用。不仅约旦这样，埃及在加沙地区也这样做。

我们只是在绝对必须的情况下才采取这种措施，这是我们根据国际法应有的权利。

4月11日，加沙地区5名居民和朱迪亚—萨马利亚——西岸——的3名居民被驱逐。此外，还向其他12名居民发了驱逐令。他们中间6人来自西岸贝伊塔村。4月11日驱逐的8名煽动者和12名收到驱逐令的人都参与了煽动和颠覆的活动，包括在该领土上最近发生的暴力活动。来自贝伊塔的6个居民都参与了4月6日对一群以色列步行旅行者的攻击，这群旅行者大多是青少年。在这次攻击中，一名以色列女孩被杀，14名步行旅行者受伤。

这些煽动者是极端组织在当地知名的老成员。9人属于法塔赫组织，大多还参加法塔赫领导前卫青年组织“Shabiba”；5人属于好事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2人属于哈瓦特迈领导的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巴勒斯坦解放民主人民阵线（民阵），1人属于哈巴什领导的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巴勒斯坦解放人民阵线（人阵），1人属于巴勒斯坦共产党，该党已在1987年加入巴解组织。经过审判之后，12

人因恐怖主义活动被判处有期徒刑，其中有些人刑期较长。

对12人的新的驱逐令只有在法律程序结束之后才会执行。这12人可以在96小时内，在一个咨询委员会面前就该决定向地区军事指挥官上诉。如果请求被驳回，他们还可以在48小时内向高等法庭以色列最高法院上诉。

被驱逐的8人在几月前收到驱逐令之后，都得到上诉的机会。3人的请求书被高等法庭驳回，4人在看到自己的罪证之后，决定放弃上诉的权利，1人从一开始就决定不上诉。

今天是大屠杀节。今天，犹太人民悼念在纳粹大屠杀中牺牲的6百万犹太人。在这段历史记忆犹新的情况下，我们决心首先在犹太祖先的家园保证犹太国的安全与生存。

作为我们的权利与义务，以色列将用一切必要的措施，根据适当的法律程序，保证以色列管理下的领土的和平与安全。

主席：我感谢以色列代表对我讲的友好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巴基斯坦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和发言。

沙赫·纳瓦兹先生（巴基斯坦）：自从12月9日西岸和加沙地带反对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起义暴发以来，安全理事会现在第6次开会。自那时以来，安理会一直不断地在讨论被占领土的局势问题，通过了三项决议，即1987年12月22日的第605（1987）号决议及1988年1月5日的第607（1988）和1988年1月14日的第608（1988）号决议。鉴于占领当局继续加紧镇压行动，本届安理会将讨论一项新的决议。

主席先生，我们祝贺你担任本月份安全理事会的主席，安理会现在要再次告诉以色列，它必须改变对巴勒斯坦问题所采取的令人气愤的殖民主义态度，具体地表现出它时常吹嘘的争取该地区真正和平的愿望。我们相信，你干练、娴熟的领导才能将使安理会能够恰当、有效地处理这一问题。我们特别高兴，在这一关键时刻

由你担任安理会主席，这不仅因为巴基斯坦同伟大的贵国有着密切的友好的和相互尊重的关系，而且因为，你所代表的国家现在正英明地领导着非洲统一组织，为全世界的和平、自由及稳定的事业作出伟大的贡献。

在向你保证，我们充分支持你指导安全理事会的讨论顺利完成的同时，我也想借此机会表示，我们对南斯拉夫大使佩伊奇大使阁下完美地主持上月份安理会的讨论表示敬佩，上月份安理会仍是讨论巴勒斯坦问题，并就此问题听取了阿尔及利亚和叙利亚外长、沙特阿拉伯国务大臣、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政治部负责人的讲话。

安全理事会讨论被占领土目前局势问题的会议是整个国际社会可以表达自己在西岸和加沙地带正在展开的悲剧深感不安，要求以色列停止推行以使用武力为基础的将给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造成灾难的那种政策的唯一途径。

根据今天出版的《纽约时报》，在被占领的西岸和加沙，至少有126人由于以色列的枪击，拷打或催泪性毒气而丧生，而受伤的则无法计其数。难民营里的示威者遭受枪击，学校外面的儿童被打得遍体鳞伤。据报导，一名巴勒斯坦妇女由于吸了以色列士兵投进她家里的一枚毒气弹散发出来的毒气而死亡。这只是已经发生的情况的一小部分，因为以色列目前采取的掩盖暴力对峙情况的政策包括了各种限制新闻报道的措施。

以色列应当意识到，它在占领领土上推行的肆无忌惮的镇压政策决不能压制推动巴勒斯坦正义事业的自由精神。据报导，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叫做萨尔菲特的村庄在绝望中不得不宣布自己从以色列占领之下解放出来。大约有70名阿拉伯人由于这一象征性的藐视行动而被逮捕。萨尔菲特村庄所显示的危机迫在眉睫的预兆是很清楚的，以色列当局必须正确地领悟其含义。

在本次安全理事会辩论期间，必须集中讨论以色列政府在占领领土上采取的非法递解巴勒斯坦人和摧毁巴勒斯坦人住宅的政策在现阶段所造成的情况。很显然，这一政策的目标是消除各种障碍，以扩大以色列在占领领土上的定居点。递解出

境和摧毁住宅的做法显然违反了《日内瓦战时保护平民公约》，已经被国际社会视为不可允许的行径而受到必然的谴责。

安全理事会的本次会议必须向以色列当局发出适当的警告：不管在何种情况下，国际社会都不会容忍以色列妄图扑灭由于其行动所引起的反抗而采取的这项镇压政策。以色列应当意识到，这种不现实的政策和行动根本阻碍不了长期遭受苦难的巴勒斯坦人民继续进行争取自决的正义斗争。

主席：我感谢巴基斯坦代表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再次要求发言，我现在请他发言。

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正象刚才所说的那样，这是一个令人悲伤的日子——一个纪念大屠杀的日子。人们自然会想到这一个纪念日是为了纪念大屠杀的所有受害者——几千万人，其中包括不同国家的人民和具有犹太信仰的人。

不管受影响的是具有犹太信仰的人，还是几千万其它国家的人民，大屠杀绝不能再重演。大屠杀并不只是针对一个宗派、一个派别、一种宗教或一个民族的。整个国际社会都付出了代价，大约有4千万人成了纳粹种族主义大屠杀的受害者。这一悲伤的纪念日应当给特拉维夫的种族主义者带来一个信息，使他们重新评价和判断他们对巴勒斯坦人民采取的政策，即仅仅因为这个民族的特征及其所属地位而采取的政策。不能让这些种族主义者利用这些并非只针对一个民族的大残杀和大屠杀。

以色列代表一开始就谈到海湾的化学战争。我可以肯定，他没有看过我刚才宣读的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发表的声明。为了提醒他，让我再宣读一遍，声明内容如下：

“几百名难民由于吸了毒气在救济工程处的医务室接受治疗。在某些情况下，毒气弹投入住宅、医务室和学校里，其破坏作用是特别严重的。工程处的医生还看到了同一般的毒气弹造成了后果不一样的症状，救济工程处正在



设法了解所使用的毒气的内含物质，以便提供适当的解毒治疗方法，特别是为那些最容易受到伤害的孕妇、儿童与老年人提供治疗。”

可是，在以色列本身对医务室、住宅和学校使用毒气弹——或某种造成不同症状的气体——的时候，以色列代表竟然在谈化学战争。

干这种罪恶勾当的人并不是那些使用餐刀的人，也不是使用石块的人。这些罪犯是那些在占领领土上动用机关枪和坦克，把脚踩在巴勒斯坦人、包括儿童头上的人，他们才是干出这种勾当的罪犯。

有人告诉我们，根据《日内瓦公约》，占领国必须维持安全。不错，可是很显然，安全意味着消灭占领之下的人民，这并不是《日内瓦公约》的意旨所在。让我提醒一下以色列代表，《日内瓦公约》明确规定：

“凡自占领地将被保护人个别或集体强制移送及驱逐往占领国之领土或任何其它被占领或未被占领之国家之领土，不论其动机如何，均所禁止。”（第49条）

因此《公约》中不存在占领国可以不管什么动机就适用递解出境的问题。

让我再次提醒以色列代表，《日内瓦公约》规定：

“占领国不得将其本国平民之一部分驱逐或移送至其所占领之领土。”

（同上）

禁止占领国把平民百姓，以色列居民遣送、驱逐、或迁移到占领之下的领土上。这就是《日内瓦公约》的明确规定。

还有人告诉我们，以色列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它只不过是在适用英国人在委任统治时期制定的条例，即《1945年防务紧急条例》。我要提醒一下以色列代表，一位在法学界享有盛名的犹太裔巴勒斯坦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就是约瑟夫先生——对这些紧急条例作出过评论，他说，即使在纳粹德国也不会制定或适

用这样的条例。可是，以色列人却告诉我们说这些比纳粹政权条例更糟的邪恶的条例可以适用，还说什么他们自己也在比纳粹制定的还要糟的条例之下寻求保护。

使我感到高兴的是，以色列代表把递解说成是驱逐。他说驱逐应按法律程序进行。不管是称之为递解还是驱逐，法律程序是什么呢？他告诉我们说，有关的人可以去找一个咨询委员会，可是在那里，如果说可以辩护的话，辩护的人甚至也看不到档案、传票、以及对他们的指控。

这是一出闹剧；这是对正义的歪曲。军方根本没有义务执行那个咨询委员会的决定。

因此，我们确实同意，应该求诸政治解决方法。这毕竟是我们今天上午听取的所有发言的倾向，即应该采取政治解决方法，由联合国主持的会议应是实现和平的工具，因为如果象他说的那样，我们在燃烧瓶的威胁下不能享有和平的话，我们怎么能够在用来对付人民的新毒气的威胁下，在坦克的威胁下，在胡乱射杀人民的威胁下，在驱逐出境的威胁下享有和平呢？

---

主席：由于时间已晚，我打算现在休会。安全理事会继续审议本议程项目的下一次会议将于明天，1988年4月15日星期五上午10点30分举行。

下午1点10分散会